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

第一回 左雲鵬恩收八弟子 趙華陽私訪霸王館

話說炎宋興，趙匡胤受了周朝的禪讓，坐了天下，改國號為大宋，是為宋太祖。那時天下太平，萬民樂業，傳至太宗。此時有二次回朝的老臣，神算軍師苗光義，袖內乾坤算的準確，他早已測及將來傳至八代之時，若是暴病駕崩，此地便不能建都了。後來太宗垂問，那時可上那裡去呢？苗軍師跪奏：「臣已然覓好建都之地。」太宗忙問「何處」？軍師說：「就是臨安，那裡最好。」後來傳至神宗、仁宗、哲宗、英宗、道宗、徽宗、欽宗，到了徽欽二宗，被掠北國，果然遷都臨安（今之杭州）。在徽宗時代，朝中有一臣，姓趙名會，官拜左班丞相。此人年邁，辭官不做，告老還家。那徽宗乃是一位有道的明君，有一弟名叫趙昆趙毓，官拜八主賢王之職。趙會上殿跪奏：「臣因年邁，無力國事，懇請赦免殘軀，回家休養。左丞相之事，拜求八主賢王替代。」當時徽宗允奏，賞食全俸帶職還家。那趙會得了旨意，即時謝恩，回到家中，收拾細軟物件，僱驢馱轎車輛，回江南會稽縣北門外趙家莊。

他們走在中途路上，面前有座大山，正走山下，忽然山上一棒鑼聲，跑下一枝子人來。那群人到了山下，立時將道路給橫啦，當時嚇得趙會顏色更變。少時從山中跑出一匹馬來，馬上有一山寇，看那賊跳下馬來，身高頂丈，胸間厚，膀背寬，精神足滿。往臉上一看，面如黑鍋底，抹子眉下環眼努出眶外，大鼻頭，翻鼻孔，火盆口唇不包齒，七顛八倒，四個大虎牙，支出口外。逆鬚落腮的鬚子，形似鋼針，好似鐵線，大耳相襯長得非常兇惡。頭戴青布軟案巾，青布靠襖，月白布的護領。黃絨緞口字絆，青布中衣，登山灑鞋筒被襪子，青布裹腿，外罩一件青布的大氅上繡花架。懷中抱著鋸齒狼牙刀，到了山下，說聲：「孩子們把馬接過去。」他當時跳下馬來，一捏嘴辱，哨子一響，又從山裡跑出一片人來，高矮胖瘦，老少醜俊不等，各人手拿著各樣的軍刀，在山口裡面，半出半入，止住腳步。就聽那黑臉大漢口中說道：「不怕王法不怕天，也要女眷也要錢；駕登九五從此過，留下人錢放回還。牙崩半個說不字，英雄刀下染黃泉。」趙會有一家人名叫趙順，他上前說道：「山主您有甚麼事情，容我報告我們主人知道。金銀很多任您自取，不過家眷一層，是我家主人年邁，並無少婦長女。」那山寇一聞此言，哇呀呀的怪叫。那趙順連忙來見主人，稟報此事。

正在危急之時，忽見山北一老者口念「無量佛，好一個膽大的強徒，你敢斷道劫人，待貧道下去，叫你知曉我劍法利害。」那山寇一聽此言，知道此人的利害，說聲「咱們走吧，劍客爺來啦。」說完他頭一個就跑進了山口，那些個兵丁是滾的滾爬的爬，一齊的跑散。書中暗表，此山名為黑蟒山，山上嘯聚著許多的山賊草寇，全是蓮花黨之人。大寨主賽太歲馬彪，二寨主雙刀將馬豹，三寨主金槍將張文奎，手下有嘍囉兵千名之上，專在各處斷道劫人。他們今天下山，巧過劍客左雲鵬金針道長。因為趙會在朝為官，吃齋念佛，齋僧布道，廣行善事，所生一子趙庭，今日回鄉，不想中途路上，碰見山賊，得有貴客來救。老家人趙順上前拜謝救命之恩，並問：「此山何名？」老者道：「此乃黑蟒山，乃是一股背道，你們怎麼會走到這裡來啦，今天是多虧遇見劍客爺，要不然那裡了得。」趙順問道：「不知劍客爺貴姓高名。」老者說無名氏，說完那位老者走去。他們這才一同回到會稽縣西門外趙家莊，老夫妻優養趙庭。

這一年，家中著了一把天火，雖然沒傷人口，可是已然燒了個片瓦無存，只好移居北院。趙會一想，這是自己行善事所趕。這才令人取過文房四寶，立時寫了四個大字，是僧道無緣，大門緊閉在家中隱居。將有半年，一日，忽然，門前敲打木魚，梆梆的山響。老家人趙順，在門房只當沒聽見。那趙會在後院一聽就叫過老家人來問道：「趙順你可聽見外面有人嗎？」趙順說奴才不知，趙會說：「那外邊有出家人化募，你問一問他識字不識，那牆上沒寫著嗎。叫他上別處去罷。」趙順聞聽連忙答應，來到外面一看，見有一個老道，坐在蒲團之上，盤膝打坐，面前放著一個木魚，到了切近可聽不見木魚的聲。他一看老道生得面如三秋古月，慈眉善目準頭端正，四字海口三縷墨髯胸前飄擺。頭戴九梁道冠，身穿八卦道袍，上繡八卦肩擔日月，看那道人真有些仙風道骨。趙順上前說道：「這位道爺您不認識字嗎？」那老道一抬頭，口念無量佛善哉善哉。說道：「施主，貧道我倒認字。」趙順說：「您既然認字，您看上邊寫的明白是僧道無緣，您改門去化。」老道說：「施主您是貴家主人？」趙順說我不是，我是管家。老道說：「嘔，原來您是管家，請您往裡回稟，我一不化房屋地產，二不化柴米，三不化磚瓦，四不化木料。」趙順一聽說：「道爺您全不化，您可化什麼呢？」老道說：「我就化您後宅的那位公子爺。」老家人一聽忙說：「道爺您快走吧，我家員外齋僧布道，修下一子名喚趙庭。家中千頃就是一棵苗。」道爺說：「您給往裡回稟，就說我不帶走，我是白天修文，夜間習武，給你們趙氏門中增光耀祖。」趙順一聽遂說：「道爺您在此少等，待我到裡邊給回稟一聲。」說著轉身來到裡邊，見了趙會說道：「回稟員外爺，門外果然是位道爺，在那裡意欲化緣。」這才將道爺所說之言，述說一遍。趙會一聞此言，心中暗想：不知道他是何許人，既然要將文武藝傳於我兒，長大成人也能光耀門庭。因此他主僕二人計議，就出門看，果然氣度不凡，真有點仙風道骨，忙向裡相請。那老道便將木魚拿起，隨員外往裡而來。趙會說：「趙順你可以代道爺拿著東西物件。」趙順答應，幾個人一同到了書房，分賓主落坐。老家人將包袱放在桌子之上，走出去將大門關閉。趙會問道：「道爺，方才我聽道爺您的意思，我很喜歡，但不知您怎麼個傳法，還是將我兒帶走，還是住在我們這裡傳藝呢？」老道說：「在貴府上傳藝，可有一節，必須應我三件大事。」趙會說：「道爺，這三件大事，您可以說一說我聽聽。」老道說：「頭一件是我徒弟，在三年內不准父子相見，不叫你們跟他過話。那第二件是許我不教，不許你們不學。第三件是您找一個廚子，要乾淨俐落，還得知書識字，單在我們一處，不許跟我們過話。我們用甚麼，我給他寫出單子來，叫您好預備。」趙會說道：「道爺您不用教啦，不用說三年啦，我到是成。我那拙荆，一天見不著都不行，何況三年哪。」老道說：「員外，不用您說，金打佛口出，要是我門徒，他自然的就成。那您將公子爺請出，我們一見。」趙會說也好，便叫家人往裡去叫公子去。那趙順來到後宅，正聽見屋中趙庭跟他娘趙門楊氏，在屋中說話。趙庭說：「唔呀娘啊，將來我若學好了武藝，一定去到黑蟒山，殺死那些賊人，想當年若不是有位道爺，在山上念了聲無量佛，咱們全家，都得死在那裡。」趙順一聽說道：「公子爺外面員外有請，給您請來一位老師。」趙庭道：「好了，但不知是個俗家，還是道家僧家呢。除去道家我學，別的人我不學，你快給轟了出去。」老家人一聽說有門兒，這才說：「公子爺，是一位道爺。」趙庭說：「好」，這才隨他來到了外面書房。

家人高打簾籠，趙庭進到書房，正臉一看老道，師徒就有緣。他連忙上前雙膝跪倒，說道：「師父在上，徒兒這廂有禮。」說著磕完頭，直直的跪在那裡。老道用目觀看，見他身高六尺開外，面白如玉，眉分八彩，目似朗星。黑眼珠黑如棋子，白眼珠白如粉錠，皂白分明。鼻如玉柱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襯。頭戴一頂青色文生巾，白玉鑲嵌。身穿一件青緞色文氅，內襯青裡衣，白襪青鞋。道爺站起來說道：「趙庭。」趙庭說聲：「在，師父徒兒在。」連忙站起。老道說：「待我按摸你的四肢，是我的徒弟，我才傳授武藝哪，不是我可不傳。」趙庭說：「好哉，請師父你老人家按按看吧。」老道上前用左手一拉他胳膊，右手一按他脖子，摸了摸他全身，說道：「員外呀，我這個徒弟管保給您增光耀祖，一定成名。趙庭啊我賜你一號，號叫華陽。」趙庭說：「好的很哉。」老道說：「趙庭，你必須依我三件事。」趙庭說：「不知那三件。」道爺說：「頭一件，三年不許跟你爹娘說話。」趙庭說：「成，我答應，只當我爹娘死了，但不知那二件呢？」老道說：「第二件是許我不教，不准你不學。不會我可真打。」趙庭說：「好的。可是徒兒我一學會呢，你老人家還打嗎。」老道：「說：「那我就打呀。」趙庭說：「那三件是甚麼呢。」老道說：「第三件是白天傳文，夜間傳武。」趙庭說：「唔呀，我的師父，您也得給我留出睡覺的工夫啊。」老道說：「那是當然。」這才拿過文房四寶。

老道上來將要拿筆，趙庭問道：「我的師父，咱們在那裡學藝呀。」老道說：「就在這西隔壁。」趙庭說：「西邊是塊空地

呀，那裡怎麼樣。」老道說：「員外您隨我來。」當下他們三個人出書房，到了大門以外，往西來到這塊空地，遂說道：「員外您可以命人在此地蓋起房來，要蓋一所四合房，五間西房，五間東房，五間南房，五間北房。我師徒要是吃甚麼，我寫在水牌之上，掛在北房廊子上。他要問我甚麼，寫在水牌上，掛在南房廊子上。我們是以紙筆說話，不過一言，他要跟我說一句話，當時就叫他捲鋪蓋下工去。」員外說可以，他們說完了話，老道給指示好了，大家二次來到宅中，到了書房落坐。老道將毛筆拿起，在紙上開寫出來□八般軍刃，又買木板四塊，四尺寬一丈二高。東西南北，全是這個樣的牆，方磚要三百六□塊，大開條二百四□塊，鐵砂子要三□斤。通盤應用物件滿全寫齊，交與了趙會說道：「員外您想此房必須多少日子交工。」趙會一聽忙問道：「趙庭啊你可能與你娘親三年不見嗎。」趙庭道：「唔呀，爺呀那還不容易嗎？就當是忘了娘親了，我跟我師父學會了武藝，可以改換門庭增光耀祖。」趙庭又說：「我的師父，咱們可是多咎在一處啊，我好學。」老道說：「好。那麼請員外再預備書籍。我過些日子再來。」說完站起身形，往外走去。趙家父子往外就走，到了大門之外，趙會說：「道爺您過一個半月來也就行啦。」老道說：「是吧。」趙庭說：「我的師父呀，但不知我還有幾個師哥師弟呢。」老道說：「我就教八個徒弟，你有一個師哥，我還有那六個徒弟。」趙庭說：「但不知我那師兄是誰，他姓字名誰呀。」老道說：「他名宋錦，號叫士公，別號人稱抱刀手。為師我到處傳藝，是量其材授其用。他住家山東濟南府，萊水縣東門外宋家堡。我又與你收下一個三師弟，住家遼陽州東門外，苗家集的人氏。姓苗名慶字錦華，別號人稱草上飛。我與你收下四弟，住家在兗州府南門外白家河口，姓白名，人送號水上漂。與你收下五弟，住家蘇州府南門外，太平得勝橋張家鎮。姓張單字一明，號叫文亮，當地人送外號叫夜行鬼。我又與你收下六弟，住家山東兗州府東門外陶家寨。姓陶名金號叫遇春，混號人稱威鎮八方鬼偷的便是。與你收下七弟八弟，他們住家在揚州北門外，那阮家寨的人氏，姓阮名雙字洪芳，別號人稱鑽天猴，實有飛雲縱的工夫，平地能起兩丈八的高。八弟名叫阮麟叫弱芳，別號人稱入地鼠。我與你教了一個大師兄，因為他不服我的教導，我將他逐出門外。此人姓李名綱字通真。別號人稱青面獸。我與他門志才收你們弟兄八人。那李綱隨行之時，他說：「師父我從此飄門在外，到處行俠作義，決不能給你老人家摔牌現眼。鏢不喂毒藥，身不帶薰香，您以後收多少徒弟，我也不管。可是有錯我可就亮刀就殺。」左道爺說：「殺可是殺，我可要賊。」李綱說：「那是當然，」他由此走的。左雲鵬又說道：「一不准你鏢喂毒藥配帶薰香，二不准插草為標落山為寇，三不准打把式賣藝，四不准結交蓮花黨，五不准撥門撬戶，守為師我的規則。若有失可小心你的大師哥，追取你們殘喘。必須在江湖綠林上成名露臉，發展你自己獨謀的志向。」

當下老道把話問完，來到西裡間。拿出夜行衣一件單刀一口，百寶囊的東西樣樣一份，另外夜行衣包一個包袱，當面交與趙庭。又說道：「你在外行俠作義，可不准留下名姓。你還有兩位師叔，可是兩位僧家，遠在邊北。你大師叔廣下惠，人稱徹地騰仙。你二師叔上連下鎖，別號人稱陸地飛仙，是咱們八門頭一門的人。」趙華陽在旁是連連的點頭，將夜行衣交代齊畢，老道又說：「你要在外行俠作義，要偷那惡人的不義之財，可是事先須要訪查明白。準是賊官惡霸，或是那不正之人，那時再夜晚前去，或殺他或偷其銀錢，去周濟貧苦之人。你不在外不准小看人，目空四海。」趙庭說：「是啦吧。」左雲鵬又說道：「那麼你到東院去問你那父母說明，我可要開頭授藝啦。」趙庭答應，立時向他們老夫婦說明。

回來在西院，看老道帶來了兩位文生墨客，一位姓張叫張久錦，一位姓龔，叫龔有忠，二位文學很好，為是傳給他文學。張龔二位先生在西房，白天傳他文學，夜晚老道傳他武學。文學是午後傳藝，武學子時以後傳藝，趙庭學的很有進步。左雲鵬費盡三毛七孔心，因為趙庭年齡已大，週身筋骨多已長成，這才配治好了舒筋活血酒，叫他每日早晨喝下一盅去，每夜傳藝。那東院趙會夫妻，在趙庭頭次到東院辭別的時候，看著他是雙目落淚。趙庭說：「吾的爹娘可要將心放開了，不要想念於我，展眼數年功夫我便可學成。您可想得那年咱們路過嶗山，遇見那些草寇將咱劫住，正在緊急之際不是山上有位道爺喊了一聲無量佛，要不然咱們全家遭難，焉有今日。那道人乃是今日之道長，他是世外的高人。我要將他放走，將來上那裡來訪明師。再者說，孩兒我學得文武藝，貨賣帝王家，在朝得個一官半職的，那時調官兵圍山寨剿滅草寇，也可報了此仇，請父母放心吧，兒我要告辭啦。」說完話他轉身而去。這院老夫妻是放聲痛哭。後來老家人趙順過去殷勤的勸說，他夫妻才止住悲聲。那趙庭在西院學藝是逢年按節，老道打發他到東院來看望他父母一次。趙庭到了東院拜見完了，三五句話是轉臉就走，茶水不饒，又回到西院學藝。

書要簡短，他整整學了二年的藝，功課已滿。老道便將張文錦、龔有忠的束脩給過。打發二人走後，便命趙庭去到東院，在他父母面前練一練，令他們看看。趙庭點頭答應。別了師父來到東院上前打門，老家人開門看，原來是公子爺到啦。只見他身高八尺雙肩抱攏，真是扇面的身子，面如美玉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準頭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襯。頭戴青緞色八瓣壯土巾，窄綾條勒帽口，鬚邊斜插茨菇葉，頂門一朵紅絨球，在那裡是突突的亂跳。身穿一件青緞色貼身靠襖，藍緞的護領，黃絨緞□字絆，青紗包紮腰緊襖俐落，青底衣大葉子搬尖灑鞋，魚白的襪子，青布裹腿，透出來精神百倍。閃披一件青緞色英雄擎，藍絨線繡出來的蝴蝶花飄帶未結，水紅綢子裡。肋下配定一口刀，綠沙魚皮鞘。真金飾件真金蛤蟆扣，青銅的吞口，青綢子挽手，往下一垂。趙順說：「公子爺您這一年學得身禮真好看哪，想必是藝業學成啦。」趙庭說：「對了，老哥哥呀，我已學好了。」說話之間進了大門。趙順將大門關好，主僕二人往裡來，到了後宅院中。家人喊道：「主母，我家公子爺回來了。」屋裡的趙會夫妻，一聽喜出望外。楊氏一聽心中大喜，連忙叫他進來。主僕來到屋中，趙庭上前與父母叩頭行禮。趙會忙問道：「我兒你與那位道爺，可曾學會了甚麼藝業？」趙庭跪在那裡說道：「我學會文武藝。」說著便將易經背了幾篇，字音不亂。趙會一聽心中暗喜，遂又問道：「但不知你的筆法如何，來呀筆墨紙硯伺候了。」老家人忙將四寶取了過來，華陽提筆在手，當時寫了自己的名姓。趙會一看，真比自己寫得還好啦，足可以在朝為官。喜出望外，連忙命家人將書房打掃乾淨。令廚房預備素席一桌，「我要謝候那位道長，他替我累盡三毛七孔心。」老家人答應去了，這時趙會便帶領了趙順來到西院，親身來請道長東院吃酒。主僕到了西院上前打門。廚子問道：「外邊甚麼人？」趙順說：「是我家人來啦，請道長到東院用素席，要謝候他老人家。」廚子一聽是主人來啦，連忙到了上房說道：「劍客爺，東院我家主人帶了僕人前來，請您到東院去相謝。」左雲鵬說：「好，待我就去，」說著話來到西房，提筆寫好了一個簡帖，暗暗放在袍袖之中，這才來到大門外。趙會一見連忙一躬到地笑臉相陪，口中說道：「多謝劍客爺您的美意，傳授我兒，替我夫妻管教此子，真令我感激非淺。」左道爺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小事一件，何用老員外客氣呢。」趙會道：「仙長爺請您到東院用酒吧。」三個人這才一同到了東院。此時書房早已預備好了，趙會請道爺上坐，老道說：「還是員外上坐吧。」趙會道：「焉有我上坐之禮，還是請道長，您不用客氣，就請上坐吧。」老道請讓再三這才坐下。趙庭也從後面過來，見了他爹娘跟他師爺。

趙庭說道：「爹爹呀，我在酒席筵前練一練我的武藝，請你老人家觀看。」趙會說：「好吧，待我看來。」他心中所思，左不是弓刀石之類，遂叫他練上來。趙庭說：「老哥哥，您將窗戶支上。」說著將頭巾取下交與家人，伸手取出一塊手巾來包好了頭，將刀抽出，把刀鞘放在地上，這才砍了一趟萬勝神刀。此刀乃百刀之祖。那老員外趙會一看，他兒子練的成了刀山啦，不由喜連喝采。少時收了式，趙庭又說道：「老爹爹，我還有一手絕藝，再請老爹爹你老人家觀看。」說著話他來到屋裡，到北裡間去換裝。老員外看他所練的倒是好，只有一樣，他總有點作賊的形樣，自己心中不明白。不由的看了看道爺，心中納悶放下酒盅，低頭不語。少時趙庭由屋中換好夜行衣出來，白晝衣服打成腰圍子，緊襯俐落背後背刀。他臨出來之時，一長腰就躡出來啦。趙會一看就急啦，說道：「我兒你這藝業，是跟道長所學，你就不用練了，我心中明白啦。」趙庭看他爹爹面帶怒容，遂上前說：「我的爹爹，您不要生氣。」員外趙會說道：「趙庭啊，這全是你師父所傳？」趙庭說：「不錯，是我師父所傳。」趙會說：「好，老道您這不是傳我兒藝業來，您是刨我們家裡的墳來了。我以為三年功夫，您傳他弓刀石。誰知您教他作大案賊。那年我在任所捉住的賊人，全是如此。趙庭啊，你就隨著你的師父，你們爺兒倆走吧，不要在家裡哪。將來你花慣了，再把我的高尚的家業花淨，那你就佔山為王啦。將來斷道劫人，被官人拿獲，用國家王法一催你，你招認了，豈不是個刨墳掘樹的罪過。將來我必要受你之累，莫若我是命中無兒不強求，你去你的吧，休要管我二老了。」趙庭一聽連忙回到屋中，將夜行衣脫下，換了白晝衣服，又來見老員

外，說道：「我的爹爹你不要生氣，師爺也不要生氣。」左雲鵬道：「趙庭，我已告知了我的規矩，不准你犯。你若是犯了一樣，可小心你的命。」說完了站起身形，說道：「員外你不用害怕耽驚，趙庭若有大凶大險，貧道我自能前來搭救。員外呀，貧道暫且與您告辭。」趙會說：「趙順，你隨我相送道爺。」趙順答應，主僕往外相送。趙庭說：「師父，可以在我家再住些日。」老道說：「不用啦，我走啦。趙庭啊你可小心，在外做事忠奸任你自為，可小心你的項上的人頭。」趙庭說：「是，徒兒不敢胡為。」當下三人往外相送，趙庭是戀戀不捨。到了大門之外，道爺伸手拉了趙庭的手，說道：「趙庭啊，你要守住為師之規矩，可以高枕無憂。」回頭說：「員外，我徒弟趙庭，他今年二□有一，你看他印堂發亮，能夠在外做事，足可以給你門中增光耀祖。」說完又叫道：「趙庭，你看你的大師哥來啦，他就是被我逐出門外的李綱。」

趙庭父子往西一看，就見從西邊來了一個花兒乞丐，身高七尺開外，青鬚鬚的一張臉面，一臉的滋泥，汗道子挺長。細眉毛，圓眼睛，蒜頭的鼻子，大嘴唇，小元寶耳朵，耳朵梢全乾啦。只是兩支眼睛一瞪神光足滿，穿的衣服破舊不堪，前頭一塊後頭一塊的，成了蓬蓬老啦。拖拉著兩支破毛窩，手中拿著一根秫秸棍，走道自言自語的。趙庭一聽，原來他說的是：我師父說我不成器，將我逐出門外。以後他老人家給我收了多少師弟我全不管，可是他要犯了我們爺兩個的規矩可不行。那時我把他人頭帶著去見我師父。說著話從門前走過，往東去了。左雲鵬又說道：「趙庭你再往西看，你那師弟來了。」趙庭與他父不由的全都往西一看，回頭再看老道是蹤影不見，就連那乞丐也無了影兒。

三個人不由大吃一驚。趙庭說：「爹爹呀，你看我的師父，乃是世外的高人，得看咱們一回頭的功夫，我師父與我師哥哥，就都沒了影兒啦，您就不用著急生氣啦。」趙員外說：「好，你且先進來。」當下他們主僕三個人到裡面，趙順關好了大門。趙會說：「兒呀，你且隨我到內宅，見見你的娘親。」趙庭答應，當下父子二人來到內宅。員外說：「夫人呀，未想到你我家運不通，死後咱們都不能安頓。」楊氏道：「老爺，此話從何提起呢？」員外說：「夫人呀，你我命中無兒，不要強求，咱們只有趙庭一人，為是叫他將來接續咱們趙氏門中後代香煙。頭三年來一道人，說是傳給我兒的能為藝業。三年已過，我以為他傳授了他弓刀石，誰知道今天他在外頭一練，我一看原來跟我當年在朝為官的時候，所審問的大案賊一般不二。你我夫妻下世之後，他花慣啦，將咱家業花淨，那時他就許出去偷盜，或是斷道劫人。那裡他為惡滿啦，被官府拿獲拷問出來，你我的死去的鬼魂，也要跟他擔了罵名。你先把箱子裡當年我三班朝典，叫他用吧。另外還有弓弦一條，鋼刀一口，鴆酒一盅，一齊交給他吧。」趙庭一聞此言，他急忙跪倒塵埃，口中說道：「我的爹爹，兒今年已然二□有一，所學的武藝尚未施展。您怎麼就會知道我竟作壞事呢。為何賜兒一死？您是所為何故？」趙會說：「趙庭啊，我原想那老道傳你正當藝業，將來保護朝綱，誰知那老道竟教給你撥門撬戶小巧之能。」趙庭說：「我的爹爹，您不知道我那師父，雖然教給了我小巧之能，他可有規矩。我要背一背，你老人家聽一聽。我們講的是殺賊官，滅的是土豪惡霸，敬的是義夫節婦，孝子賢孫。保忠良，愛好友，偷富濟貧，不留名姓，此乃俠義之風。」員外說：「趙庭啊，你就不用說啦，你今天將舌說破牙根出血，你也是枉費唇舌，老夫我是要你一死。」趙庭一聽這個話口兒太緊，遂說道：「爹叫我一死，我不能不死，我要是不死，落個不孝之名。您也不用開箱子，我師父賜我一口刀。」說著伸手拉出刀來，往肩上一橫，就要抱刀自殺。那老夫人楊氏，連忙上前說道：「我兒且慢，容我說幾句話，你再死不遲。」遂說：「老爺，由其您在朝為官，忠心報國，在家是齋僧布道，才積下一子，為傳後代香煙。」回頭又說，趙庭，為娘生養你，可是不易。你若忍心抱刀一死，豈不斷去了趙氏門中後代香煙。」趙會說：「夫人，我今天是非要他一死不可。他如不死，少時我是抱刀一死，要不然我是喝鴆酒。因為他不死，倘若再做出那不義之事，豈不給咱們落下罵名。」楊氏道：「老爺您先上前邊書房歇一歇去，少時叫您看他的屍身，還不成就嗎。」正在此時，可巧僕人進來說道：「員外呀，現在外邊有人求見您，請您趕快的去。」趙會主僕這才去到前院書房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楊氏見老爺走後，遂說：「兒呀，您父非是一定要你一死，實在是因為你會了武藝，恐怕你作出那不才之事，才如此的令你死。」趙庭說：「娘啊，孩兒的師父臨別的時候，全都囑咐好了我們，不准胡作非為。孩兒如若做出不才之事，連我師父都不用動手。我有一個大師哥，名叫李綱，外號人稱青面獸的便是。他專暗中監視，一作錯事，他就給殺了。」楊氏道：「那麼而今之計，我也不忍你一死。你可以收拾了你的應用東西物件，前去揚州府，找你舅父去。他在縣衙門裡，充當班頭。你一打聽花刀太歲楊洪，沒人不知道。在那裡先住著，順便令他與你先找一事，暫且存身。容我在家勸說你那爹爹就是了，勸過他來再與你去信，你再回來。」趙庭一聽，也只可這樣。母子這才到了裡屋，收拾好兩個包袱，將夜行衣靠，以及應用之物全都包好，打開後院小門，將趙庭送到門外。趙庭跪在楊氏面前說：「娘親大人，請多保重。孩兒走後，您千萬不要惦念與我。兒到了外面非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一件事不可。」楊氏說：「兒呀，你就一切多多注意就是。在外同不得在家那麼隨便。」趙庭點頭答應，遂告辭揚長而去。楊氏看他走後沒了影兒，這才回到了門裡，回身關好小後門，拿鎖頭鎖好，來到自己屋中，是放聲痛哭。

不言他這裡思子，且說那趙庭離開趙家莊，一個人順著大道往西走。走的工夫大了，這個道路往西北斜下去了。看見一股小道，他又一直的往正北去了。他看見小道上往來行人很多，忙向一人問道：「這位老兄，這股道是上那裡去呀？」那人一開口遂問道：「但不知你要上那裡去。」趙庭說：「是要上揚州去。」那人說：「這股小道正是上揚州的一直道兒。那邊有個姜家河口，那是一個大碼頭，那裡姜家屯，上那裡去的船支全有。」趙庭說：「借問了。」那人說：「您就不用客氣了，趁早的先去吧，到那裡去也好打店。」趙庭來到了姜家屯的東村頭，看見一家店，牆上寫著「安寓客商」，那邊是「仕宦行台」，橫匾裡「鴻升店」。趙庭到了店門外，口中說道：「辛苦，掌櫃的。」從裡邊出來了一個伙計，問道：「客官你住店嗎？」趙庭說：「住店，你們可有上房單間有沒有？」伙計說：「有，您請進來吧。」趙庭到了店中，伙計說：「客官，您要住單間，可以住我們櫃房旁邊吧。」趙庭說：「也好，我倒不拘。」說著來到一個單間門口，乃是佛道門。伙計上前開了門，二人一齊進到屋中，趙庭便將包袱放下，見迎面一個大牀，兩旁有月牙桌，屋子還很乾淨，遂問道：「店家，我這東西，是放到我的屋中，還是存到櫃房？」伙計說：「您就存到櫃房吧。」趙庭當時打開叫他看好，點明白了，又包上，叫伙計拿到櫃房去了。少時回來，問道：「客官，您是從那裡來呢？」趙庭說：「我從趙家莊來。」伙計說：「是啦，您從江南趙家莊來，是要上江北的趙家莊去嗎？」趙庭說：「對啦。」可是他私自一想，怎麼江北也有趙家莊呢？有此一猜想，便存一點心。那伙計便問道：「客官您吃甚麼呀？說出來我可以與你預備去。」趙庭說：「隨便的蒸食，你給我預備點吧。」伙計答應了出去，少時端了上來。趙庭用完，說道：「伙計呀，我幾時走，幾時咱們算帳吧，該多少一齊的算。」那伙計說：「好吧。」當將傢伙撿了下去。趙庭說：「你就不用來了，去侍候別人去吧。我用甚麼叫你，你再來。」那伙計答應著就走了。

這裡趙庭將屋門關好，原來他這個東牆與櫃房是隔扇相截，那屋說話，這屋里正聽。就聽見那屋裡有一個老頭兒說道：「小孩你要好好的跟您師父學吧，將來學好了武藝，也可做個有名的事兒，出外行俠做義，到處有人歡迎。」又聽有一個小孩的聲說道：「我是要好好的學，將來我路入賊門，吃綠林飯啦。」趙庭一聽，不由一怔。心說：這麼一個小孩，能為武藝還沒學好，先想做賊，真是年頭趕的。又聽那年老的說道：「你一說就做賊，那可不容易。」小孩說：「怎麼不容易呀？」年老的說：「你必須先去見那個彰化龍，他外號叫金翅鶴子。是蘇州府的馬快，八班的首領。見了他，你還得有一手絕藝，叫他當場看明才成。」小孩說：「幹麼先見他去呀？」又聽老頭說道：「你那裡知道哇，他是一個首領，轉牌為他所掌，各路全歸他管。再者說，你要不獻絕藝，戴不上守正戒淫花，那時就不能到各處去。就拿咱們這江南的紫雲觀的觀主金針八卦左雲鵬說吧。他收了八個徒弟，個個武藝超群，全都沒有一個前去找他獻武去的。就憑你一說，也敢入綠林行。那左道爺八個徒弟，都沒有一個出頭露面的。」趙庭一聽，心中一動。又聽那個老頭兒說道：「你還要好好的跟你師父學吧，將來可以在鏢行做個事。再者說，戴花不彩花，戴花若彩花，必死刀之下。我今年六□有六啦。不用說沒有見戴花的啦，連聽說過誰戴上啦，都沒有一個，何況你這小小的年紀啦。」趙庭聽著聽著，自己暈了，不由得躺在了牀上，是合衣而臥，朦朧的睡去。不大工夫醒了，還聽那屋裡說話啦。老頭說：「左道爺的八個徒

弟，我倒知道七個，那一個我不知道他在那裡住。頭一個是抱刀手宋錦宋士公，第三個草上飛苗慶苗錦華，第四個水上漂白白勝公，第五個夜行鬼張明張文亮，第六個威鎮八方鬼偷陶金陶遇春，第七個鑽天猴阮通阮洪芳，第八個入地鼠阮麟阮弱芳。這全是金針八卦左雲鵬的門徒，也沒帶守正戒淫花。要帶上守正戒淫花，不論他老少，都得以弟兄呼之。本門人可不算。」趙庭在這屋一聽，心中所思，我非帶上守正戒淫花不可。說著他便朦朧睡去。

第二日天明，伙計將他叫醒，給他打來臉水漱口水。趙庭用畢，少時沏來茶，趙庭正在吃茶之際，外邊進來跟船之人，來到店中，問道：「店裡的客官，有上四鄉八鎮去的沒有？我們可要開船啦。」趙庭一聽，沒有上江北的船，遂問伙計道：「怎麼會沒有上江北的船呀？」伙計說：「這裡是沒有，他們不上店裡來攬座。您要過江，只好親自去到碼頭去。」說話之間，與他備上早飯。吃喝完畢，結了店飯賬，另外又給了小費錢，伙計直點頭道謝。趙庭說：「不要謝了，你可要指我一條明路才好。」伙計說：「可以。」這才到櫃房取來兩個包袱，交與了趙庭，將他帶到了店外，用手指道：「直奔這股小道，一直往北走，就可以打聽那個碼頭啦。」趙庭說：「謝謝了。」這才從此往北走去，走了不遠，來到了半路上，有那許多的往來之人，便問道：「唔呀，列位老哥們，你們都上那嘎哩呀？」內中有一個行路的說道：「這位江南的人，你怎麼說我們上那嘎哩去呀。」又有一年老之人說道：「你是不知道，他們江南人，全是這樣的說法。」趙庭說：「對啦，我請問一聲，上江岸碼頭，是不是從此路走？」那老者說：「你不用打聽了，我也是上碼頭去，咱們一同走吧。」趙庭說：「很好。」當下大家一齊來到了江岸。

那邊的男男女女駛船的主兒，招攬座兒。趙庭一看偏西邊，有一隻船冷清也沒有人下船。趙庭心中納悶，自己來到了這邊問道：「船上有人嗎？」他一問，出來一個老頭兒，外有兩個小孩，問道：「客官爺您過江嗎？」趙庭說：「對哉，我正要過江北去。」說著搭跳板，趙庭上了船。那老頭兒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天無有絕人之路，不想別人下來，今可巧有您前來，我祖孫可以餓不死了。」趙庭說：「所為何故呢？」老者說：「客官爺，實不相瞞，小老兒姓江名叫江元，這兩個是我的孫子。只因他的娘親死去，我兒一時無錢掩埋，便在坐船的客官身上，每位要了一串錢，回船的時候，又要了一次，這才將我那死去的兒婦搭埋。後來便無人坐我的船。」趙庭說：「你那兒子呢？」老者說：「病倒家中，出不來了。這裡又因為我的船破壞，更沒人坐啦。」趙庭說：「不要緊，我有辦法。」說著話伸手取出一錠黃金，遞與江元，說道：「老頭你將此金子拿去花用，一半修理船，那一半可以與你兒子看病。你以後要改了名字，叫江方吧，省得那坐船之人，一看你的名字，他們不來。」江元一看，連忙伸手摟了過來，稱謝不絕，這才掌船往江北而去。走了多時到了北江岸，江元又令他兩個孫子，與趙庭叩頭道謝。趙庭說：「唔呀，小事一件不要謝了。」他下船來到了岸上，直奔村鎮而來。到了村中見人打聽，原來此地是靠山莊。來到鎮內，路北有一座店，上寫二合店。兩邊牆上寫的是仕宦行台，安寓客商，草料俱全，茶水方便。趙庭到了門前，說道：「店家。」就見由店中出來一個伙計，身高八尺開外，胸前厚，背後寬，精神足滿。身穿頭藍布的褲褂，白布襪青鞋，腰結一條圍裙，黃臉膛黑眉毛，黃眼睛，小鼻子小眼睛，光頭未戴帽，高挽牛心發鬢，竹簪別頂。趙庭問道：「有上房沒有？」伙計說：「有，您隨我來吧。」便將趙庭帶到裡邊。一看是五間北上房，到了屋中迎面有張八仙桌。東西房山有小桌兒，旁邊配著小凳。趙庭問道：「伙計你貴姓。」伙計說：「我姓趙。」趙庭說：「唔呀，一筆寫不出來兩個趙字。」伙計說：「原來您也姓趙哇。」趙庭說：「對啦。」伙計問：「那麼您排行。」趙庭說：「我行二。」伙計說：「原來是趙二爺呀，恰巧我行三。」趙庭說：「哦。你是趙三呀。」伙計說：「正是。正是。」趙庭說：「我這裡有兩個小包袱，放到你們櫃房去吧。」伙計說：「銀錢我們可不敢存，只因我們櫃上常來俠客爺，也不知道怎麼樣子，那銀錢就沒了，我們賠人家可就多啦。今天也請您自己收存著吧。」趙庭說：「好。」伙計便將他引到了東裡間，趙庭坐下。趙三打來臉水，沏上茶來。趙庭一看裡邊還有個東掖間，迎面還有個大牀，他便住在了這裡，告訴了趙三，說：「你每天早晚給我兩桌宴菜席，正午來一桌果席，每日如此。店飯賬外，另給一兩銀子水果錢。」趙三是連連的答應，照樣前去預備去了。

書要簡短，他在這個店中，一連住了半個多月。這一天，趙三與趙庭閒談，說：「趙二爺您在我們店中，是等人呀，還是有事呢？」趙庭說：「我為等朋友，不見不散。」趙三說：「您這朋友貴姓呀？」趙庭說：「他姓碰。」趙三一聽，說：「怪呀，我長這麼大還沒聽說過有姓碰的呢，大半不在百家姓之內吧。」趙庭說：「對啦，這個真不在百家姓之內。」趙三說：「這位名叫甚麼呀？」趙庭說：「碰著誰是誰。」趙三說：「那您等著碰吧，不定誰呢。」說完他走了出去。趙庭一個人坐在這屋裡，倒很自在。這天夜裡他正在東間屋裡睡覺，忽聽見西掖間裡有人說話。他用耳音一聽，就聽見西屋有人說道：「哎，可歎真可歎，一個官家之後，出來還是官家的習氣。每天這樣的花法，將來要是花完了呢，用甚麼補？」趙庭聽明白了，連忙爬起穿好了衣褲，圍上大簷，背上單刀，躡足潛蹤，開了屋門，直奔西間而來。到了西掖間，一聽那西掖間裡還有人說話：「可歎呀可歎。」他聽著到了門前，伸手慢慢的開了門一看。屋中黑洞洞的，並無一人。前槽有窗片，有門，北樓下有一獨睡牀，牀上邊掛定一幅幔帳。趙庭一看，窗戶划啦，心中一動。又聽東裡間，有人說話，說：「給他留下點，叫他好花。」趙庭一聽，急忙回到東間，見自己的兩個包袱，蹤影不見，不由大吃一驚。欲知有何岔事，且待下回分解。